

錢鍾書集

圍城

人·獸·鬼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聯書店

錢鍾書集

圍城
人 · 獸 · 鬼

生活 · 讀書 · 新知 三聯書店

Copyright ©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繁體字版權由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所有。

未經許可,不得翻印。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錢鍾書集: 圍城; 人·獸·鬼 / 錢鍾書著. —北京: 生活·
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, 2011. 11

(限量典藏版)

ISBN 978 - 7 - 108 - 03683 - 4

I. 錢… II. 錢… III. ①錢鍾書 (1910 ~ 1998) - 文集
IV. ①C5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11) 第 036455 號

書名題簽 錢鍾書 楊 絳

責任編輯 馮金紅

裝幀設計 陸智昌

責任印制 盧 岳

出版發行 **生活·讀書·新知** 三聯書店

(北京市東城區美術館東街 22 號)

郵 編 100010

經 銷 新華書店

印 刷 北京隆昌偉業印刷有限公司

裝 訂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1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

2011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開 本 640 毫米 × 965 毫米 1/16 全套總印張 327.125

印 數 0,001 - 1,000 套

定 價 1680 元 (全套共十冊)

出版說明

錢鍾書先生（一九一〇—一九九八年）是當代中國著名的學者、作家。他的著述，如廣為傳播的《談藝錄》、《管錐編》、《圍城》等，均已成為二十世紀重要的學術和文學經典。為了比較全面地呈現錢鍾書先生的學術思想和文學成就，經作者授權，三聯書店組織力量編輯了這套《錢鍾書集》。

《錢鍾書集》包括下列十種著述：

《談藝錄》、《管錐編》、《宋詩選註》、《七綴集》、《圍城》、《人·獸·鬼》、《寫在人生邊上》、《人生邊上的邊上》、《石語》、《槐聚詩存》。

這些著述中，凡已正式出版的，我們均據作者的自存本做了校訂。其中，《談藝錄》、《管錐編》出版後，作者曾做過多次補訂；這些補訂在兩書再版時均綴於書後。此次結集，我們根據作者的意願，將各次補訂或據作者指示或依文意排入相關章節。另外，我們還訂正了少量排印錯誤。

《錢鍾書集》由錢鍾書先生和楊絳先生提供文稿和樣書；陸谷孫、羅新璋、董衡巽、薛鴻時和張佩芬諸先生任外文校訂；陸文虎先生和馬蓉女士分別擔任了《談藝錄》和《管錐編》的編輯

圍城 人·獸·鬼

工作。對以上人士和所有關心、幫助過《錢鍾書集》出版的人，我們都表示誠摯的感謝。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聯書店

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一日

此次再版，訂正了初版中少量的文字和標點訛誤；並對《談藝錄》、《管錐編》的補訂插入位置稍做調整。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聯書店

二〇〇七年八月二十日

錢鍾書對《錢鍾書集》的態度

(代 序)

楊 絳

我謹以眷屬的身份，向讀者說說錢鍾書對《錢鍾書集》的態度。因為他在病中，不能自己寫序。

他不願意出《全集》，認為自己的作品不值得全部收集。他也不願意出《選集》，壓根兒不願意出《集》，因為他的作品各式各樣，糅合不到一起。作品一一出版就行了，何必再多事出什麼《集》。

但從事出版的同志們從讀者需求出發，提出了不同意見，大致可歸納為三點。（一）錢鍾書的作品，由他點滴授權，在臺灣已出了《作品集》。咱們大陸上倒不讓出？（二）《談藝錄》、《管錐編》出版後，他曾再三修改，大量增刪。出版者為了印刷的方便，《談藝錄》再版時把《補遺》和《補訂》附在卷末，《管錐編》的《增訂》是另冊出版的。讀者閱讀不便。出《集》重排，可把《補遺》、《補訂》和《增訂》的段落，一一納入原文，讀者就可以一口氣讀個完整。（三）儘管自己不出《集》，難保旁人不侵權擅自出《集》。

錢鍾書覺得說來也有道理，終於同意出《錢鍾書集》。隨後他因病住醫院，出《錢鍾書集》的事就由三聯書店和諸位友好協力擔任。我是代他和書店並各友好聯絡的人。

錢鍾書絕對不敢以大師自居。他從不廁身大師之列。他不開宗立派，不傳授弟子。他絕不號召對他作品進行研究，也不喜旁人爲他號召，嚴肅認真的研究是不用號召的。《錢鍾書集》不是他的一家言。《談藝錄》和《管錐編》是他的讀書心得，供會心的讀者閱讀欣賞。他偶爾聽到入耳的稱許，會驚喜又驚奇。《七綴集》文字比較明白易曉，也同樣不是普及性讀物。他酷愛詩。我國的舊體詩之外，西洋德、意、英、法原文詩他熟讀的真不少，詩的意境是他深有領會的。所以他評價自己的《詩存》祇是恰如其分。他對自己的長篇小說《圍城》和短篇小說以及散文等創作，都不大滿意。儘管電視劇《圍城》給原作贏得廣泛的讀者，他對這部小說確實不大滿意。他的早年作品喚不起他多大興趣。“小時候幹的營生”會使他“駭且笑”，不過也並不認爲見不得人。誰都有個成長的過程，而且，清一色的性格不多見。錢鍾書常說自己是“一束矛盾”。本《集》的作品不是洽調一致的，祇不過同出錢鍾書筆下而已。

錢鍾書六十年前曾對我說：他志氣不大，但願竭畢生精力，做做學問。六十年來，他就寫了幾本書。本《集》收集了他的主要作品。憑他自己說的“志氣不大”，《錢鍾書集》祇能是菲薄的奉獻。我希望他畢生的虛心和努力，能得到尊重。

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



四十年代寫《圍城》的錢鍾書



作者與《圍城》的德文譯者莫妮克（一九八四）

圍城

書名由楊絳先生題簽

重印前記

《圍城》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初版，一九四八年再版，一九四九年三版，以後國內沒有重印過。偶然碰見它的新版，那都是香港的“盜印”本。沒有看到臺灣的“盜印”本，據說在那裏它是禁書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裏對它作了過高的評價，導致了一些西方語言的譯本。日本京都大學荒井健教授很久以前就通知我他要翻譯，近年來也陸續在刊物上發表了譯文。現在，人民文學出版社建議重新排印，以便原著在國內較易找着，我感到意外和忻幸。

我寫完《圍城》，就對它不很滿意。出版了我現在更不滿意的一本文學批評以後，我抽空又寫長篇小說，命名《百合心》，也脫胎於法文成語（le coeur d'artichaut），中心人物是一個女角。大約已寫成了兩萬字。一九四九年夏天，全家從上海遷居北京，手忙腳亂中，我把一疊看來像亂紙的草稿扔到不知哪裏去了。興致大掃，一直沒有再鼓起來，倒也從此省心省事。年復一年，創作的衝動隨年衰減，創作的的能力逐漸消失——也許兩者根本上是一回事，我們常把自己的寫作衝動誤認為自己的寫作才能，自以為要寫就意味着會寫。相傳幸運女神偏向著年輕小伙

圍城

子，料想文藝女神也不會喜歡老頭兒的；不用說有些例外，而有例外正因為有公例，我慢慢地從省心進而收心，不作再寫小說的打算。事隔三十餘年，我也記不清楚當時腹稿裏的人物和情節。就是追憶清楚了，也還算不得數，因為開得出菜單並不等於擺成酒席，要不然，誰都可以馬上稱為善做菜的名廚師又兼大請客的闊東道主了，秉承曹雪芹遺志而擬定“後四十回”提綱的學者們也就可以湊得成和抵得上一個或半個高鶚了。剩下來的祇是一個頑固的信念：假如《百合心》寫得成，它會比《圍城》好一點。事情沒有做成的人老有這類根據不充分的信念；我們對採摘不到的葡萄，不但想像它酸，也很可能想像它是分外地甜。

這部書初版時的校讀很草率，留下不少字句和標點的脫誤，就無意中為翻譯者安置了攔路石和陷阱。我乘重印的機會，校看一遍，也順手有節制地修改了一些字句。《序》裏刪去一節，這一節原是鄭西諦先生要我添進去的。在去年美國出版的珍妮·凱利（Jeanne Kelly）女士和茅國權（Nathan K. Mao）先生的英譯本裏，那一節已省去了。

一九八〇年二月

這本書第二次印刷，我又改正了幾個錯字。兩次印刷中，江秉祥同志給了技術上和藝術上的幫助，特此誌謝。

一九八一年二月

重印前記

我乘第三次印刷的機會，修訂了一些文字。有兩處多年蒙混過去的訛誤，是這本書的德譯者莫妮克（Monika Motsch）博士發覺的。

一九八二年十二月

爲了塞爾望－許來伯（Sylvie Servan-Schreiber）女士的法語譯本，我去年在原書裏又校正了幾處錯漏，也修改了幾處詞句。恰好這本書又要第四次印刷，那些改正就可以安插了。蘇聯索洛金（V. Sorokin）先生去年提醒我，他的俄譯本比原著第一次重印本早問世五個月，我也藉此帶便提一下。

一九八四年十一月

序

在這本書裏，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、某一類人物。寫這類人，我沒忘記他們是人類，祇是人類，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。角色當然是虛構的，但是有考據癖的人也當然不肯錯過索隱的機會、放棄附會的權利的。

這本書整整寫了兩年。兩年裏憂世傷生，屢想中止。由于楊絳女士不斷的督促，替我擋了許多事，省出時間來，得以錙銖積累地寫完。照例這本書該獻給她。不過，近來覺得獻書也像“致身於國”、“還政於民”等等佳話，祇是語言幻成的空花泡影，名說交付出去，其實祇彷彿魔術家玩的飛刀，放手而並沒有脫手。隨你怎樣把作品奉獻給人，作品總是作者自己的。大不了一本，還不值得這樣精巧地不老實，因此罷了。

三十五年 [一九四六年] 十二月十五日

總目次

圍城 1

附錄

記錢鍾書與《圍城》 楊絳 365

人·獸·鬼 1

目 次

重印前記	1
序	1
圍城	1
附 錄	
記錢鍾書與《圍城》	楊絳 365